

經濟學的主調是市場機能，不是自利行為

黃春興 (1999.4)

社會繁榮日盛，大眾渴望經濟知識之情日增。小市民想知道如何開創事業、如何買賣股票，於是找上了經濟學；企業家想預估市場的走向、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動，也找上經濟學；大官員企圖穩定物價、調控經濟、創造繁榮，同樣找上了經濟學。在短短十年間，經濟學成了顯學，其榮譽已不是一句「社會科學皇冠上的寶石」就能道盡。

的確，從開創以來，經濟學便朝著經世濟民的理想一路發展。在西方如此，在中國亦如此。如果我們還記得，清末嚴復便在富國富民的盼望下翻譯了亞當史密斯的《原富》（有人誤譯為《國富論》），之後，梁啟超也以相同心情寫了《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》。但由於機緣尚未成熟，經濟學一時找不到落地生根之處，人民便這樣子失去一次變富裕的機會，國家也落得依舊貧窮。相較之下，今日經濟學所面對的好情勢，已遠非昔日能比，時時可以落地，處處能夠生根。百年來追求的富國富民，也不再是不可及的夢。

然而，再度來臨的「機會」，畢竟也只是機會。既然過去曾錯失它，就沒有理由保證今日不會再度錯失。近年來，雖然大眾渴望經濟知識之情日增，經濟學也成了顯學，但是，就像百年之前，大眾對經濟學的誤解與誤導依舊普遍存在。我擔心這些誤解與誤導將再度不利於經濟學的發展。

大眾對經濟學的誤解與誤導，大略可分為兩類。

第一類的誤解，以為「經濟學」是西方傳入中土的全新學科。誤解者信心十足地宣稱：「你們若不信，去翻翻書店所販賣的經濟學教材，看看它是不是充滿著西方從十八世紀到現在的大師名字？」的確，當今的經濟學教材太類似物理學或化學，中國傳統學者的貢獻不但未能佔有一隅，甚至連姓名都見不到。中國傳統文化未曾開出民主與科學花果的事實，曾傷過啓蒙學者的心，但哪畢

竟還只是不同民族對文化形態的不同選擇。一旦「中國傳統文化也未曾開出經濟學花果」的說法，也在眾口鑠金下成了定論，帶來的將不僅是再度的感傷，更會是文化自信心的全面崩潰。我必須嚴正地說，這不是危言聳聽。

經濟學的研究領域，早已不侷限在貨幣與價格的變動，已擴及契約關係、生產組織、社會行爲、法律制度、政治結構等問題。這些研究領域，當代統稱為「社會科學」，而中國傳統稱為「禮學」。禮學是傳統文化的根基，它論及個人生活在社會中的種種關係。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經濟學，不就等於說中國傳統沒有禮學？一個發展了四千年的文化，竟然會缺欠禮學的成份？竟然未曾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活動發展出來一套學問來？沒有「禮學」的社會，離「蠻貊之邦」又有多遠？我相信沒有一個中國人會承認中國是一個蠻貊之邦，也無法接受「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禮學」的說法。既有禮學，那麼，又怎能說傳統文化沒有經濟學？這不是逞口舌之辯。我們一直都被書店販售的經濟學教材嚴重地誤導。

我們必須指出；經濟問題是群居之後，個人所遭遇到和必須解決的一些問題。任何社會都存在各自的經濟問題，也發展出一些克服的辦法。當問題重複出現，克服辦法也就得重複演練。如果群居時間長一些，爲了將問題和解決方法完整地傳承下去，便可能發展出抽象化的觀念和陳述方式；如果文字存在，這些觀念和陳述就藉著文字之便，經由各代學者的操作、思辯、累積、精練等過程，逐步發展成完整的知識體。以今日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看，這些由經濟問題發展出來的知識體，都足以稱作經濟學。

當然，不同社會存在不相同的經濟問題，其抽象化與文字操作過程亦不盡相同。中國傳統文化的經濟學，不論在取材或思辯過程，都異於西方傳統的經濟學。雖然近代科技的快速擴散，已拉近東方與西方社會的差異，也把中國變得更接近西方國家，但只要差異依然存在，即使要全盤否定中國傳統經濟學的未來價值，仍不應漠視它對當前人們的生活的實質影響。

第二項誤解，以為經濟學所傳佈的是一種自私或自利的觀念。誤解者常將《原富》的主旨或市場的機能說成是：「個人即使以追逐自利為行為動機，依然可以創造出幸福富裕的社會」。換言之，追逐自利的個人動機是社會幸福富裕的保證，而其他如利他或互助等行為動機，則未必能造就出幸福富裕的社會。於是，可憐的人類社會，便只能痛苦地在「富而不仁」與「貧而慈愛」之間抉擇。

幸好，這只是一種對經濟學的誤解。其實，亞當史密斯在解釋自利動機能創造富裕社會時，明白地說過上述命題的有效性只侷限在市場範圍；離開了市場，自利動機不但不能創造互利的結果，反而有害於雙方。以家庭為例，如果丈夫與妻子都只追求個人的利益，這樣的家還能繼續維持嗎？這種誤解《原富》精神的虛假個人主義，已徹底瓦解了西方社會的家庭制度。

那麼，為何市場能容納得下個人追逐自利的行為？原因是：個人的行為即使只出於自利之心，但在市場中，他唯有提出他人願意交易的商品，才能實現自利目的。他可以隨意抬高價格，也可以販售劣等貨，但是，除非他受到特別的保護，否則他人是不會願意出高價去購買，也不會以自己辛苦生產的商品去交換這些劣貨。換言之，商品的價格與品質必須為對方願意接受，個人的自利目的才有機會實現。在市場的情願交易與自由競爭兩原則之下，個人即使抱持著自利的動機，也只能挑選屬於「自利利人」一類的自利行為，而不是挑選「自利虧人」的自利行為。

在亞當史密斯的故事中，麵包商為了自利而製造麵包；但是，他販賣的麵包必須較其他店的麵包更為物美價廉，否則便無法吸引到顧客。市場只允許也能利人的自利行為，並不允許將會虧人的自利行為。我們無法探知一個行為人的內心動機，但在市場的篩選下，個人只能選擇利人利己的行為，否則便遭淘汰。

再進一步說，市場是否允許一個懷抱利他心的麵包商參與？如果他販賣的麵包無法較其他店更為物美價廉，市場依然無情地淘汰他。不過，也幸虧市場淘汰他，否則顧客不但要花高價去買劣貨，還要宣揚他的利他心？假設這位麵包商有意造福社會，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高品質的麵包，他必然虧本。他的行為將獲得讚美，卻無法長久。利他的行為若要持久，無論如何都不能長期虧損。也就是說，虧己利人的行為也不為市場接納。只有在足夠的利潤支撐下，利他心才可能長期落實。市場並不計較個人要求的利己比例多高，它只讓有足夠利潤的人長期參與。這些人，不僅利他，也自利。

毫無疑問地，一本經濟學教材若無法讓讀者信任自己的社會和文化，最多也只能算是一本與真實個人毫無關係的教材；同樣地，一本經濟學的教材若誤導讀者放情去追逐虧人自利的動機，不僅富民富國的理想無法實現，遲早也會引起人們的不恥與唾棄。個人生活在社會之中，他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絕不是個人式的、隔離式的。因此，克服這些問題的適當方式也將依賴到他與他人的種種合作，而合作利得也必然要分享。不幸地，就如前述，當前的經濟學教材卻擺脫不了這兩項缺失。經過多年的教學，我們對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感到焦慮。

這本新書（干學平、易憲容、與我三人合著的《現代經濟學入門》）重新思考經濟學理論的整體架構，提出以一人世界、兩人世界、禮義社會、法治社會、繁榮之美的新架構取代傳統微觀與宏觀的分界。這原因是舊的分界方式雖然有利於數學分析，卻錯誤地將個人與社會整個地分割開來，一方面造就出極度自利而孤立的個人，另一方面卻又將這個「經濟人」塑造成必須處處仰賴政府的無助者。真實的個人，其生存與發展的最終依賴是他自身，但是，他並不孤獨地活著；他有家人、親屬、鄉民、同好、同志，彼此藉者合作克服了許多困難。

在合作中，他們也必須設法解決影響雙方合作的一些人性弱點，如偷懶、偷竊、欺騙等。同樣地，人們在偏好、生產能力、技術、資源擁有的不同，雖

不利於彼此的溝通，卻是進行合作的前提。人們不斷地發現一些有利彼此合作的新制度，將不同的人結合起來，從家庭、市場、政治組織的形成，到語言、貨幣、禮俗、法律的發展，豐富了人生活在社會的意義。新制度帶來新的合作，也帶給每個人更高的利益和滿足。不斷形成的合作、利得、與制度，累積成各民族文明。今日，我們還能信任這個社會，因為我們見到它在創造合作與累積利得所做過的努力和成效，並不是出於個人可以獲利多少的計算。沒錯，經濟學必須強調自利行爲，但哪必須是自利利人的自利行爲，不是虧人自利的自利行爲。

（本文以〈是市場機能，不是自利行爲--說經濟學與經濟學教材的主調〉爲篇名，刊於上海三聯《書城》。）